

快樂集中營

◆雲林 日月白水

「啊門啊前一棵葡萄樹，啊嫩啊嫩綠綠剛發芽，蝸牛背著重重的殼呀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！」〈蝸牛與黃鸝鳥〉輕鬆的旋律中，宛如看到一隻可愛的蝸牛緩緩爬上葡萄樹的畫面，但當牠把農作物糟蹋得體無完膚時，這個身影就瞬間變得不可愛了。

古坑慈心有機農場和所有農場一樣，田間作物常遭蝸牛和福壽螺「親芳澤」——滿園子辛苦種下的菜苗一個晚上消失，兇手正是「非洲大蝸牛」，清晨、晚上或雨後的草叢裡，常可見牠的蹤跡。地面菜園有蝸牛蠶食，水田裡則處處有福壽螺鯨吞，舉凡水稻田、蓮花池、茭白筍、菱角田等水生經濟作物區，都是牠流連忘返之地。曾經，農場種了四分地、約一千株的菱角，因為根尚未定植，被風吹得聚成一片，但兩個夜晚就蕩然無存，只因福壽螺大軍壓境。

聽說政府每年花費約二億元防治，仍束手無策。農民也一直尋求解決的辦法，一般慣行農友的做法，就是用藥殺死，或是踩碎，也有人把牠當做雞、鴨的飼料，牠的生命就是慘死，死於非命。

日常老法師說過「以合作代替對抗」，我思索了很多方法，想與蝸牛、福壽螺共存共榮。觀察後，我發動義工撿蝸牛和福壽螺，自己則於平常除草、施肥時看到就撿——其中，非洲大蝸牛的黏液

有廣東絲蟲寄生，所以抓的時候一定要戴手套，之後一定要洗手，安全防护還是要注意——再集中一起，餵養牠們生廚餘。

我把被集中的牠們固定了一個區域——高度一百公分的中空水泥涵管內，涵管則豎立在稍微墊高再加網子的地面。螺類爬行時會分泌黏液，大約爬到八十公分左右，黏液和水分會被水泥管吸收，就爬不上去而倒退回來了，所以牠們爬不出涵管範圍。在涵管裡，牠們的工作就是吃和排泄，這些有機質從網子回歸大地，這樣牠也造一份善業。一段時間我會移動涵管，把自然死亡的殼拿出來，換另一個地方讓牠們繼續生存。

我把蝸牛和福壽螺分開在不同的區域，讓牠們頤養天年，不再被人唾棄，也免於被踩死或毒死，也把牠們的糞肥重新製作成有機肥料。雖然這個方法不會根除，牠們仍會躲在泥土、草叢，甚至爬到較高的地方，不過危害降低許多。

福壽螺和蝸牛都是外來種生物，福壽螺來自

阿根廷，非洲大蝸牛則於十九世紀由日本人引進台灣，人們只為想吃牠們的肉，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，養殖之後，發覺肉質沒想像那麼鮮美就棄養，牠們爲了活命當然到處尋找糧食。且牠們若在家鄉，則有適合的生態環境，有天敵，有自然平衡機

制，到了這裡，沒有天敵與平衡機制，當然就氾濫了。

說來說去，一切都來自人類的貪欲，人類必須爲自己的行爲負責，而非歸罪於牠們、濫殺「無辜」！

